



守望战场

■邢国庆
黄武星

长时间的寂静过后，火箭军某旅教导队驻守的深山密林，在这一天的子夜时分突然响起了钢铁长龙咆哮的引擎声。这是他们担负“蓝军”任务后的第一战……

承担新兵集训任务的教导队，不仅给一茬茬新兵留下了“兵之初”的铭心记忆，更让驻守在此的下士王谦理解了什么叫“从这里走向战场”。

“班长，你就网开一面让我去下一个点位吧，我回去写检讨还不行吗？”3年前，正参加新兵集训的王谦颓然地坐在“阵亡区”，一副要哭的样子。自己平时刻苦训练，就在在战时有用武之地，未承想演练刚开始一切就要戛然而止，这让他如何甘心？

“检讨？你凭什么叫检讨？你已经在战场上‘阵亡’了，怎么写检讨？”时任新兵教员的苑司壮铁青着脸：“上战场是游戏么，你投个币就能原地复活？”

演练那天，王谦以他最不想遇到的方式，体会到了“从这里走向战场”这句话的含义。

就在几天前的一个晚上，新兵集体观看基地发展史的视频时，老一辈共产党员筚路蓝缕、战天斗地的景象让一众新兵动容，唯独王谦不以为然：“又不是打仗，干慢点、少干点怎么啦？”

虽然声音小，但这声嘀咕还是被苑司壮听见了，苑司壮心里顿时有种说不出的滋味。他知道，随着时代变迁与社会进步，新战士肚子里的墨水多了，发散性思维强了，但那深藏在血脉深处的东西却尚未被完全激发出来。而苑司壮要做的，就是把那种沉睡的东西唤醒……

那天，苑司壮没有急着解释，他在等待时机，一个可以“标本兼治”的时机。

新兵营每月的演练要求十分严格。那一次，王谦在第一关防护时没有扎紧防护服“三口”，而被敌化学武器“毒死”。

“出师未捷身先死”，这让王谦接受不了。他以为苦苦求情就可以换来“下不为例”，但是苑司壮的当头棒喝让他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看着这名新战士懊丧的表情，苑司壮也陷入了沉思。新兵们要学的不仅是军队的规章制度和军事技能，还有那种军人必须具备的意识——战争下一秒打响！

二

时隔几年，曾经的列兵王谦已经成长为一名军士，而苑司壮也成为了一名经验丰富的带兵骨干。然而，一纸命令转变了教导队的原有任务：由培养新兵、开展培训的保障队，转变成了旅队的磨刀石——“高原蓝军”。

命令下达后，苑司壮心潮起伏。面对新的使命任务，他和战友们迫切需要学习，学习更多的导弹知识，学习与演习导调相关的技能……“磨刀霍霍”的他们在等待，等待“刀口向内”逼出驻训官兵的极限。当然，在驻训官兵上来之前，他们只能学习，只能等待，不断地磨砺自己。

“教导员，学这些专业理论，有点儿难啊！”会议室内，苑司壮正向教导员李昭辉诉苦，原本组织新兵集训和各类培训这么多年，早已驾轻就熟，现在却要学习导弹专业理论和“红蓝对抗”知识。年



和平方舟(中国画)
祖伟威 陈琳作

长征

第5508期

往期回顾
扫一扫，听“长征副刊”



共产党员若闪耀的星辰，似燃烧的火炬，在战争年代浴血奋战，在和平年代舍生忘死；服务人民无限忠诚，献身国防鞠躬尽瘁。“七一”前夕，我们聚集在党旗旗下，经由一组反映不同年代党员军人以及立志成为党员的青年官兵勇毅战斗、忠诚使命、奋斗强军的报告文学作品，继承传统、感悟荣光、砥砺斗志。向共产党员这个神圣光荣的称号致敬，迎接那个闪耀着历史光辉和精神光芒的节日。

——编者

祖父的叮嘱

■李燕燕

易禄亨一咬牙，迅速进入激战状态。拧盖，拉线，投掷……手雷一个接一个投掷，一个接一个爆炸，火光四起，攻向阵地的美军被打得抬不起头，推进速度被迫放慢。易禄亨与参谋长打着配合，一人射击，一人投掷手雷……这是一场艰难的拉锯战，装备精良的美军有着优势火力，物资匮乏的志愿军战士则有钢铁意志。激战了数昼夜，美军始终没能突破志愿军的防线。

那个傍晚，易禄亨跟着参谋长巡视满目焦土的战场，周围枪声犹在，美军依然盘踞在阵地周围。易禄亨看见，有一个连，战斗减员到只剩一个排。牺牲的战友血染山岩，重伤的战友痛苦呻吟着，胸中一口气息尚在，却无法送回后方抢救，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年轻的生命在硝烟中逝去。直到晚年，易禄亨提及战友，不知不觉满眼是泪：“比起他们，我们活下来的人是多么幸运！”

入秋，朝鲜的野外山地，比隆冬时节的家乡还要寒冷，雪风刮脸甚至能感觉到疼痛。刚刚结束一场恶战的易禄亨不能像周围战友那样躺倒就呼呼睡去，血肉横飞的惨景一直盘旋在他的脑海里。他是个刚刚才进入残酷战争的新兵，却已经开始思考更多的与生死相关的问题——如果有一天，我长眠于战场，或者，身负重伤，奄奄一息却下不了阵地，那么我该怎么办？我还有什么可以留下？太多的话要说，千头万绪。祖父的叮嘱，此刻宛在耳畔。借着透进山洞里的光线，易禄亨一字一句写下饱含深情的家书，向亲人汇报了自己的近况：“孩儿入朝经过一个多月，紧急行军赶赴‘三八线’。为了粉碎敌人的秋季攻势，我们坚守在中线一个前沿阵地，离敌人只有一百多米。投入紧张激烈的战斗有五天天夜了，敌人天天来进攻，都被我们打退了，保住了阵地，实现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誓言。”

“言简意赅，更袒露了自己当下的心境：‘风吹裂了我的脸，霜雪冻伤了我的手脚，但我心里还是热的。因为我有一颗赤诚的心……’”

但在那封字迹工整秀丽的家书中，易禄亨并未向亲人透露，月峰山阵地守卫战是他作为志愿军普通一兵入朝后参加的第一次战斗。这个16岁的少年在生死一瞬的战场上丝毫未曾胆怯。最终，阵地守住了。

其实，战友们几乎都有和易禄亨一样的心路历程，第一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战斗以后，就再也不敢畏惧其他。如同那天易禄亨咬着牙从后背硬生生抠出一颗子弹，他已经不会去后怕了。

三

1952年10月，易禄亨已经成长为一名有着丰富战斗经验的志愿军战士。那天，他所在的部队正在休整，防空警报突然传来。一时间，紧张氛围弥漫开来。狙击手们纷纷就位，一挺挺机枪声阵阵以待。

很快，几架美军轰炸机呼啸着袭来，扔下数枚凝固汽油弹，其中一枚就击中了营地附近一处民房。刹那间，熊

熊烈火像地狱魔鬼般吞没了这座房屋。一轮轰炸后，敌机飞离，志愿军官兵的目光，都被那栋烈火包裹的民房紧紧吸引——但愿那栋房子里没有人居住！

火焰跳动，“噼里啪啦”的声响很大，里面隐隐约约传来呼救声。

“救命呀，救命呀！”易禄亨懂得不少朝鲜语，立刻听出似乎有一位朝鲜阿妈在呼救。易禄亨来不及多想，就从营地里扯出一床棉被，直接扔到水桶里浸湿，再横着一把披在背上，径直朝着火的民房冲去。此时，烈火已经封门。屋里老阿妈的呼救声，格外清晰。

易禄亨紧了紧身上因为浸透而愈加沉重的棉被，猛然冲进火海。“啪”地一声，一根着火的横梁掉到他跟前，挡住了去处。他朝前一看，那位老阿妈就趴在地上。易禄亨托起老阿妈，把她背在背上，又用浸透的被子覆盖并裹紧，然后从烈火中冲了出来，一口气跑到了安全位置。

易禄亨正待喘息，惊魂未定的老阿妈突然坐起来朝着着火的房子大喊：“孩子，孩子啊！”

易禄亨一听，顿时大惊。原来，老阿妈的小孙子还在屋子里。看着焦灼哭喊的老阿妈，易禄亨裹起棉被，再度冒着巨大风险冲进火场。烈焰火舌如蛇信一般跳动侵袭，不断发烫找寻勇敢闯进火场的年轻战士每一寸裸露的肌肤。重回火场的短短几秒钟时间，易禄亨身上被烧灼出多处伤痕和血泡。由于凝固汽油弹所含的化学毒性，伤口呈现出紫黑的颜色，很是吓人。

易禄亨哈咳着，顾不上周身的疼痛，只是集中注意力，在浓烟翻滚的各个房间搜寻孩子的踪迹。最终，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了老阿妈只有两岁多的孙子。易禄亨抱起孩子，再次像之前那样，拼尽浑身气力冲出火场。他颤抖着满是伤痕的双手，把孩子递给前来接应的战友，便觉得浑身气力瞬间都被抽走，极致的痛苦立时传遍全身。在浓烟中呛咳的喉咙像被一块烙铁炙烤，从头到脚每一处都伴同钻心刺骨的疼痛，两眼发黑，膝盖渐渐承不住身体的重量。战友们正为救出婆孙俩而喜悦，易禄亨却呆滞着踉跄几下，重重跌落在地上。

经过漫长的抢救，易禄亨才悠悠醒转。他火场救百姓的英勇事迹，后来还被朝鲜的报纸以《烈火炼真钢》为题，报道了出来……

四

1953年7月，金城战役中的轿岩山攻坚战打响。“尖刀班”克服重重困难，摧毁了敌人4座碉堡。战线前方，只剩下最后一座仍在吞吐着火舌的机枪碉堡。还有几分钟，冲锋号就要吹响，志愿军将对轿岩山阵地发起总攻。

18岁的“尖刀班”班长易禄亨紧了紧手中长矛一般的爆破筒。12名“尖刀班”战友已经全数牺牲，负责掩护“尖刀班”执行任务的机枪阵地也被敌军摧毁了。此时，易禄亨已经铁了心，哪怕一个人，也要炸毁任务目标中的最后一个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1950年3月。那天，15岁的农家少年易禄亨轻轻地绕过一个丘陵，不远处出现几间茅草房，祖父母的老屋就在那里。祖父站在门外，看见往场镇方向跑的孙儿：“你这娃儿，往哪里跑？”

“当兵去！”

“你老汉儿不是不准你出去吗？”

“爷爷，我真的想当兵！”

“那要得嘛，但是，你要记得你住在哪里哟！到啥子时候，都晓得要回家哦！”

“记得记得，我住在四川涪陵的百胜镇隆兴村！”

“娃儿，当兵就要当个好兵！”

“记到了，爷！”

1950年3月，这个小小的少年未必明白，他兴冲冲地从家里赶到百胜镇去参军当兵，究竟意味着什么？

二

这些年，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易禄亨，常常被请到中小学校作报告，还被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主办的“寻访英雄”网络互动活动实地采访。他讲那些亲历过的朝鲜战场的战斗故事，有战场的艰险，更有战友的牺牲。孩子们常常会问：“易爷爷，那您怕过吗？”“每个人都怕死呀，可冲锋号一吹响，什么感想都不复存在了，除了胜利，别无其他。我甚至能听见，密集的子弹呼啸而过的风声。”

朝鲜战场给易禄亨的身上留下了永久的伤痕甚至残疾。战场上中弹挂彩是常事，每一天，人都在生死线上徘徊。易禄亨的腰椎处有一道灰白的疤痕，那里曾有一颗子弹嵌入。夜里一场激烈的战斗结束，易禄亨和战友们都在掩体休息。卸下背囊，易禄亨才感觉到后背及腰处传来的疼痛，伸手一摸，便感觉背上鼓着一小块，再细细一分辨，竟是一颗浅浅钻进皮肉里的子弹。想来定是流弹从后背射入，因为背囊挡住了，所以没有直接钻入脊椎。易禄亨硬是忍着痛把这颗子弹从腰背处给抠了出来。

1951年10月，易禄亨所属部队奉命守卫朝鲜战场上的一处重要的阵地——月峰山。部队的参谋长喜欢易禄亨这个“眼里能出活儿”的机灵小伙，就让他做了通信员，他们驻扎在阵地的一处暗堡附近。

这天夜里，易禄亨正在阵地上放哨，突然听得“轰隆”一声巨响，他连忙隐蔽到沙袋旁，然后观察山坡下面的情形。不多时，山坡下便响起密密麻麻的枪声。原来，美军集结兵力，趁着夜色对月峰山阵地发起了进攻。志愿军依靠地形优势展开了防守和反击。参谋长从暗堡里冲了出来，端起步枪，以沙袋为掩体，迎击来犯之敌。

军营纪事

绿色营盘，铁血荣光

“我的青春是什么颜色呢？站在阿里高原上，‘怦怦’的心跳声告诉我，青春的颜色应该是红色的，我愿做阿里高原上一抹耀眼的红！”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保障旅上等兵、土家族战士张韬在一次演讲中，向战友们敞开心扉……

一个人走上什么样的道路，与家庭的影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爷爷和父亲，是张韬引以为豪的红色血脉的源头。1955年9月，张韬的爷爷参军成为铁道兵。当时条件虽然非常艰苦，但一颗甘愿为祖国奉献的心，让他坚定了理想信念。由于表现突出，爷爷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2年退伍回到地方工作后，爷爷任劳任怨，是同事们公认的老黄牛、好党员。1990年冬，张韬的父亲参军入伍。他勤勉好学，特别能吃苦，最终练就了只听声音就能判断装备故障的本领。当

阿里“红”

■韩光 白子玄

兵第3年的时候，荣立个人三等功，被破格提干，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后来又被评为“优秀连长”，退役后在公安岗位上多次被评为优秀警察、优秀转业干部。

张韬是听着爷爷和父亲讲的军旅故事长大的。他大学毕业后，在派出所和反诈骗中心当过辅警，表现优异的他被当地公安局评为“优秀共青团员”。在张韬心底，始终有一个从军梦。

2020年9月，张韬终于穿上了心心念念的军装。入伍那天，爷爷和父亲一起为张韬送行。一家三代，代代从军，邻居们都投来了敬佩的目光。“爷爷和父亲是我的骄傲，我也会努力成为他们的骄傲。”张韬自觉地将自己的腰板拔

得溜直。

由于爷爷和父亲对他讲过许多部队的故事，张韬虽说初次迈进军营，却并没有陌生感。仿佛他早就是一名士兵，无论是训练还是政治理论学习，他都走在前头。

新兵下连时，连里要选拔第一批上高原的战士。张韬主动写了申请书。如愿来到阿里后，他被分配到了油料队，成为了一名保管员兼驾驶员。作为一名新兵，他对油料工作完全陌生，为了不影响执行任务，张韬比别人更加努力地训练。

越是心急，越出问题。由于高原反应和精神高度紧张，张韬接二连三地出现差错。没有退路，只能破釜沉舟。操